

国外高层次服务业空间分布的研究综述

吴 艳¹, 陈跃刚²

(1.上海金融学院,上海 200433 2.上海交通大学,上海 200052)

摘 要 高层次服务业空间分布正日益成为许多经济学者研究的焦点。在大量文献回顾的基础上,我们发现,在通讯技术高度发达的环境下,高层次服务业中的集聚和面对面的交流仍很重要,并对都市区内高层次服务业的布局有重要影响。信息技术并没有替代面对面的交流,只是高层次服务业的布局模式变得更加复杂,其中每个部门都显示出集中和分散的不同组合模式。

关键词 高层次服务业 空间布局 服务业集中度 服务业分散度

中图分类号 F71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1-7348(2008)06-0194-04

0 引言

高层次服务业的空间分布正日益成为许多经济学者研究的焦点。本文在大量文献回顾的基础上,将对高层次服务业的内涵、特征、空间分布的模式和演化,以及集聚和扩散等方面的问题进行梳理,以明确国外高层次服务业空间分布的研究脉络。这为国内学者进行高层次服务业空间分布问题的研究提供了一些借鉴。经过分析,我们发现,高层次服务业,特别是在通讯技术高度发达的背景下,对高层次服务业某些部门的空间分布确实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但信息技术并没有取代面对面的交流,只是其布局模式变

得更加复杂,其中的每个部门显示出了集中和分散的不同组合模式。

1 高层次服务业的内涵

20世纪70年代以来,服务业的就业是发展最快的一个部门。比如在法国,这些部门的就业在1975-1991年增长超过117%,年增长率超过5%(Moulaert and Gallouj, 1996);在加拿大,服务业在1971年-1991年的就业增长率与法国相似(Coffey and Shearmur, 1996),而且这种快速增长在大部分国家都经历过(Moulaert and Todtling, 1996)^[1]。

高层次服务业主要包括 FIRE 部门和商业服务部门。

与风险投资相关的很多方面存在法律空白;另一方面,现有的《公司法》、《证券法》等法律中存在很多与风险投资公司发展不相适应的地方。可喜的是,最近对合伙企业法作出了修改,增加了有限责任合伙制。这一法律的出台将会提高风险投资家的积极性。另外值得注意的是,虽然我国风险投资公司从业人员的学历普遍较高,但符合真正意义上的风险投资家标准的专门人才还很少。因此,我国的政策应该提倡解放思想,培养有创新精神的专业人才。

参考文献:

- [1] Hamada Yasuyuki. Investing Activities of Japanese Venture Capitalists and Venture Capital Firms [J]. Unpublished working paper, 2007 (6).
- [2] Yasushi Hamao, Frank Packer, Jay R. Ritter. Institutional Affiliation and the Role of Venture Capital: Evidence from Initial

Public Offerings in Japan [J]. Pacific-Basin Finance Journal, 2000 (8): 529-558.

- [3] Japanese Venture Capital Association, Toshi Doko Chosa (Survey of Japanese Venture Capital Investment, 2006).
- [4] 姚凤阁,周洪武.日本风险投资的发展及其对我国的启示[J].哈尔滨商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0(5):79-83.
- [5] Kenji Kutsuna, Hirokazu Hasegawa, Kazuhiko Yamamoto. Handbook of Venture Capital [M]. Tokyo: Central Economy Press, 2006: 48-49.
- [6] Organization for Small & Medium Enterprise and Regional Innovation, Japan, The Situation of Venture Capital Financial, Unpublished Information, 2007.
- [7] Rebecca Buckman. Venture Capitalist Breaks Silicon Valley Mold [J]. The Wall Street Journal, 2006: Page B1.

(责任编辑:高建平)

收稿日期 2007-03-16

基金项目: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资助项目(20070420664);上海市优秀青年教师科研专项基金项目

作者简介:吴艳(1977~),女,江西南昌人,上海金融学院国际经贸学院副教授,研究方向为产业经济学、区域经济;陈跃刚(1977~),男,江西峡江人,上海交通大学“中国都市圈发展与管理研究中心”博士后,研究方向为产业组织、都市圈研究。

其中 FIRE 部门包括金融服务业 (金融和其它储蓄机构、其它信用代理人、股票经纪人和交易商、投资和持股公司)、保险业、房地产经营业、房地产和保险代理业, 而商业服务部门包括就业与人事代理业、计算机服务业、会计服务业、广告服务业、工程和科学技术服务业、法律服务业、管理咨询业和其它商业服务业。

商业服务业是指那些主要服务于中间需求的部门, 尽管它与个人消费相连, 但中间需求仍占这些产业的绝大部分^[4]。这个定义能覆盖几乎从清洁服务到高层次的管理咨询服务。而我们这里的高层次商业服务业, 是指其从业人员需要高水平的知识和相关的资格认证。

FIRE (金融、保险和房地产) 部门经常区别于生产者服务业。这种区别不仅仅是与 SIC 定义相连的统计上人为的分类, 而是对应了某些结构的不同。一般而言, FIRE 服务与生产者服务业相比有更强的最终需求导向, 而且它们的职业揭示了更高层次的一些工作。

高层次服务业还有一些其它特征, 如在服务的供应商和客户之间有一些必要的高层次的交流 (Stanback, 1991)^[7]。尽管有时面对面的交流不是经常需要, 但由于许多信息的交流是非编码的, 客户与供应商之间的肢体语言的交流也是很重要的。进一步来说, 由于它的产出不是标准化的, 其产品的说明需要在客户和服务的提供者之间进行信息的交流和反馈, 出现一种为大家所知的联合生产的现象 (Coffey and Shearmur, 2002)^[3]。在这种情况下, 客户通常需要通过提供和反馈信息主动参与到细节中去 (Illeris, 1996)^[8]。高层次服务业的这些特征对其布局会产生一定的影响 (Illeris, 1996; Immergluck, 1997): 客户是否接近供应商, 或是相反, 也许最大可能的接近是很有好处的。

2 高层次服务业的空间分布

在工业经济时代, 工业生产需要消耗大量的原材料, 生产出来的许多产品体积和重量大、价值相对较低。因此, 运输费用是决定产业区位选择的决定性因素。工业生产为了节省生产成本, 一般都会为原料产地或销售市场聚集。但是在知识经济时代, 现代通讯技术和网络信息技术的飞速发展, 大大减少了对空间和时间的限制, 减少了对原材料的依赖, 企业在选择区位时有了更强的灵活性。

鉴于历史上城市的出现和发展, 就是因为空间的接近对于商品的移动、人际交流以及思想交流成本有降低作用。城市聚集理论认为, 商业服务业布局在城区以及围绕城市布局的性质是受益于规模经济, 特别是范围经济。因为竞争和专业化支撑了更多种类的高质量服务业 (Marshall and Wood, 1995)^[6]。当然, 对于某些服务业而言, 这些好处可能与其影响背道而驰。例如, 依赖于流畅的公路交通、较大空间的服务活动, 它们可能在拥挤的城市之外运行得更好。但对于大多数知识密集型的高层次服务业而言, 在都市区布局所得到的好处会更大, 更利于和其它商

业或公共部门的客户积极交流, 并建立在此基础上的各种形式的信息传递 (O'Farrell et al., 1992)^[8]。关于高层次服务业产出的非标准化、面对面交流的必要性等特征也说明了高层次服务业集聚在城区的优势。

但在 20 世纪 70 年代, 在都市区中的某些高层次服务业开始分散。最明显的是企业的“后台办公”, 它们在一般情况下布局在城市的中央商务区 (CBD)。后台办公的功能, 一般涉及大规模的高度标准化的日常活动, 如数据处理、邮件、信用卡的账目等, 这些活动都不需要客户与公司高层管理者建立个人联系。这些变化一部分是由于通讯信息技术的快速发展, 它使得信息可以在相隔遥远的地方进行快速和低成本的传输。

Alfred Marshall 曾指出, 运输成本的每一次下降都会使经济活动更加分散。在最近对信息技术的影响研究中, 很多学者对这个议题进行了激烈的讨论。一部分学者认为先进的信息技术预示着城市中心作为信息交流的主要聚焦点将会慢慢消失 (Webber, 1968; Kellerman, 1984; Down, 1985), 并声称信息技术将给空间组织带来彻底的变革, 就像火车和汽车在那个年代所带来的变革一样 (Hohenberg and Lees, 1985; Rallet, 1999)。他们的主要观点是: 运用信息技术, 使信息可以很容易地在相距较远的代理商之间传递, 因此摆脱了代理商之间原先空间的限制, 大量的信息能够实时可靠地传递到任何地方, 因而信息技术不断的进步大大降低了沟通成本; 信息技术代替了面对面的交流; 经济活动越来越以信息为基础 (Sassen, 1991; Castells, 1996)^{[3][14]}。几个学者 (Cervero, 1989; Hartshorn and Muller, 1989; Garreau, 1991; Giuliano and Small, 1991; Stanback, 1991) 在 20 世纪 80 年代末 90 年代初, 开始认为出现了涉及高层次服务或前台功能城郊化的新浪潮^[2]。可能的原因也许在于人口郊区化的快速增长, 意味着雇员需要行进很长的一段路程才能到 CBD, 生产者服务业和 FIRE 可能会选择离劳动力近一些的地方 (Nelson, 1986; Immergluck, 1997)。市场的全球化, 尤其是对于那些最大的服务公司来说, 可能会减少他们对当地信息和联系的依赖, 提高他们对成本的关注 (Leslie, 1997; Moulart et al., 1996)。

一部分学者持另一种观点, 基于城市持续增长和繁荣的现实, 他们认为依赖信息产业的选址和信息技术的联系比原先想的更加复杂, 面对面的交流仍然是聚集的主要力量。换句话说, 信息通讯技术和面对面的交流不能看作是替代品, 因为通信系统不能看成是交通系统。这个观点被倡导全球城市观点的学者支持 (Friedman and Wolff, 1982; Sassen, 1991; Knox, 1995)。他们认为信息技术提高了可被选择的中心城市的经济力量。在不断增长的关于都市区郊区就业中心的文献中, 强调经济活动的郊区化并不意味着 CBD 中心作用的下降 (Bodenman, 1998; Chapain and Polese, 2000)^[9]。就算网络技术基础设施在哪里都能被复制, 但社会关系却不能, 有些活动需要借助社会关系网、关联事实的演绎和一些推论。

Boiteux-Orain, C. and Guillain, R. (2004) 分析了 1978-1997 生产者服务业在巴黎都市区内布局的变化, 提出信息技术是否进一步推进了空间分散, 并提出下面几个问题: (1) 在研究 FIRE 和商业服务业分散化的趋势中, 对信息依赖更少的部门搬离 CBD 的数量更多一些么? (2) 假如情况是这样的, 它们是分散在整个都市区内还是集聚在郊区形成新的就业极? (3) 这些分离的服务部门在郊区化中表现还是繁荣依旧么? 结果显示生产者服务业在法国确实是在郊区化了^[9]。然而, 郊区化与分散化并不是同义词。郊区化体现了在 CBD 之外形成专业中心的少量多中心模式, 这意味着面对面的交流在解释城市形态方面仍然是有用的工具, 生产者服务业特别是商业服务在这个过程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这些活动的郊区化加强了现存的许多极。这意味着面对面的交流引起信息依赖活动位置靠近, 并且新的信息技术并没有代替这种交流。

有些学者把高层次服务业分解成几个部门, 检验是否所有的生产者服务业都有郊区化的趋势, 以及它们在都市区内出现的中心到底是竞争还是互补。

Richard Shearmur and Christel Alvergne (2002) 考察了巴黎都市区 17 个独特的高层次服务业布局的模式。他们把商业服务业细化成 17 个组成小类, 检验了是否所有的商业服务业都有相同的布局模式^[10]。这些分析中有许多是专门研究整个就业或者广义意义上的部门 (如制造业或服务) 的集聚。就单个部门而言, 是否正在从 CBD 相对地或者绝对地分散出来, 还是在城郊就业中心集中? 在商业服务业市场属性的基础上, 发现高层次服务业的布局模式是复杂的。每个部门都行为不同而且每个部门体现了分散和集中的结合方式, 它们的分布情况与市场 (生产者—消费者, 地方—全球), 每个部门的结构 (大—小单位, 地方分支, 后台办公室, 小的咨询公司), 每个部门的属性 (技术性—非技术性) 相关联。如在咨询行业中 (管理、工程、计算机服务、广告), 大的全球咨询公司趋向于定位在中心, 而小的咨询公司趋向于分散。这种分散的模式是咨询本身的功能特性, 因为咨询也可以由具备资格认定的个人组成的小办公场所来做。类似于这类部门, 高度的扩散是一种新的工作模式的迹象, 特别是由于信息技术的影响。据市场调查, 计算机修理和研究发展部门没有分散的模式, 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们没有在一定的空间扩展开来, 在这些部门的就业趋向于缩小, 分散的模式并不明显。

Stanback (1991), Immergluck (1997) 也强调了 FIRE (金融、保险和房地产) 部门在 CBD 和在郊区就业的不同, CBD 就业趋向更高的工资和前台办公活动, 郊区就业趋向更低的工资和后台办公活动。而商业服务业不是统一的, 这个部门有不同的组成部分, 服务于不同的市场并且需要不同的技能和环境, 因此可能有不同的布局模式^[7, 10]。Schwartz (1992) 对纽约大都市区的研究表明, 服务业主要以市场为导向。它发现在郊区的服务公司如数据处理和其它后台办公更倾向于和当地或地方市场联系, 而曼哈顿的

服务型企业一般服务于当地最大的公司, 产品满足全国和国际市场的需求, 因此经常与特定的集聚经济相关联^[9]。

William J. Coffey and Richard G. Shearmur 在研究加拿大蒙特利尔大都市区 1981 年—1996 年高层次服务就业的集中和分散时指出, FIRE (金融、保险和房地产) 和商业服务就业在空间上集聚在一起。其中计算机服务业空间分散程度最大, 因为少数公司原来需要大型计算机来处理的某部门, 现在转变到只要用个人电脑就可解决^[9]。因此, 这个部门就业的空间分散不足为奇, 这一相似的动态性可应用到诸如广告和管理咨询等其它商务服务业。另一方面, 金融服务业 (它主要由银行构成) 在那一时期变得更加集中。这有可能是由于许多零售银行功能已从人工的出纳转变到 ATMs (自动取款机), 银行部门的就业不断集中到趋向于在特定都市区, 从事高层次管理 (而不是零售) 功能。另外, 法律服务就业增长也大部分发生在 CBD。

3 结论与展望

总体而言, 在信息技术迅速发展的今天, 产业布局出现分散与聚集共存的新趋势: 一是生产技术已经标准化和程序化的传统劳动密集型和资本密集型制造业, 将从城市中心区向外扩散 (如在总部以外建立后台办公室), 从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扩散 (如出口加工区的发展表明了制造能力的分布发生了从发达国家向欠发达国家的转移); 其二, 正如 Leamer 和 Storper 指出, 尽管交通和通信技术促进了一些常规活动的分散, 但是它们同时也增加了生产活动的复杂性和时间依赖性。一方面, 基于标准化任务的常规经济活动完全可以在遥远且便宜的区位完成, 因而新的信息技术形成了很强的扩散力量; 另一方面, 复杂的、非常规的创新活动需要依赖于长期的关系, 仍然集聚在一些特定区位。就创新活动而言, 生产活动存在着集聚倾向^[12], 如需要大量信息和彼此频繁接触、交流和联系的高层次服务业, 如企业管理、控制和协调等职能和价值链环节将逐渐向城市中心区聚集。这种分散与聚集共存的发展趋势使城市产业的空间布局进一步有序化。其三, 高层次服务业并没有一个统一的空间模式聚集或是分散, 在其间根据高层次服务业内部不同部门的不同组织形式和功能, 有着不同的分布模式, 有的部门如金融行业就是高度的集中与分散并存的。

高层次服务业空间布局需要进一步研究的有以下几个方面

(1) 进行更加量化的研究, 如评价高层次服务企业面对面交流的价值与其它变量的比较, 这些变量有客户的类型、企业的大小、位置属性、土地成本、智能建筑的可利用性^[10]等。由于对高层次空间分布缺乏系统化与模型化的研究, 在研究方法上应有进一步的突破。

(2) 可结合高层次服务业的特征以及它和其它部门之间的联系, 来进一步深入地分析其空间分布。

(3) 另外, 由于缺乏合适的数据库, 在都市经济中, 关于

快速增长的城郊就业中心作用的文献 (如 McDonald and Prather,1994 ;Fujii and Hartshorn,1995 ;Gordon and Richardson ,1996 ;Fortstall and Greene ,1997 ;Mcmillen , 1998), 已不能专门解释哪些高层次服务在一定程度上对创造新的城市形式作出多大的贡献^[3],从高层次服务业空间布局的角度对此进行研究也是颇具意义的。

参考文献:

- [1] Shearmur,R.and Alvergne,C.Intrametropolitan Patterns of High-order Business Service Location :A Comparative Study of Seventeen Sectors in Île-de-France [J]Urban Studies , 2002,39 (7) :1143~1163.
- [2] ÓhUallacháin,B and Reid,N..The Location and Growth of Business and Professional Service in American Metropolitan area [J]Annals of the Association of American Geographers , 1991 ,81 (2) 254~270.
- [3] Coffey,W.J.and Shearmur,R.G..Agglomeration and Dispersion of High-order Service Employment in the Montreal Metropolitan Region [J]Urban Studies ,2002 ,39 (3) 359~378.
- [4] Gong ,H.and Wheeler,J..The Location and Suburbanization of Business and Professional Services in the Atlanta Metropolitan Area [J]Growth and Change ,2002 ,33 (3) 341~369.
- [5] William J.Coffey and Richard G Shearmur.The Growth and Location of High Order Services in the Canadian Urban System [J]Professional Geographer ,1997 ,49 (4) :404~418.
- [6] Boiteux -Orain ,C. and Guillain ,R..Changes in the Intrametropolitan Location of Producer Services in Île-de-France :Do Information Technologies Promote a More Dispersed Spatial Pattern? [J]Urban Geography ,2004 ,25 (6) 550~578.
- [7] Stanback ,T.M..The New Suburbanization [M]Boulder Co. : Westview,1991.
- [8] Wood P..Knowledge-intensive Services and Urban Innovativeness [J]Urban Studies ,2002 ,39 (5) (6) :993~1002.
- [9] Illeris ,S..The Service Economy :A Geographical Approach [M] Chichester :Wiley,1996.
- [10] Harrington ,J.W. ,Jr.and Campbell ,H.S. ,Jr..The Suburbanization of Producer Service Employment [J]Growth and Change ,1997 ,28 :335~359.
- [11] Jouvaud ,M..Ver une typologie des services aux entreprises selon leurs facteurs delocalization [J]Revue d'Economie Régionale et Urbaine ,1996 (3) :596~625.
- [12] 刘卫东 ,Peter Dicken 杨伟聪.信息技术对企业空间组织的影响——以诺基亚北京星网工业园为例 [J] 地理研究 , 2004 (6) .
- [13] Sassen ,S..The Global City [M]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1.
- [14] Castells M..The Rise of the Network Society [M]Oxford ,UK : Blackwell ,1996.
- [15] Immergluck ,D..Cities and Nance Jobs :The Effects of Nancial Services Restructuring on the Location of Employment.Discussion paper ,Center of Urban and Metropolitan Policy, Brookings Institution ,Washington D.C. ,1997.
- [16] Marshall ,N.and Wood ,P..Services and Space Key Aspects of Urban and Regional Development [M]Harlow ,Longman. 1995.

(责任编辑:周晓辉)

Research Review on the Spatial Distribution of High Order Services Abroad

Abstract: The location of high order services is increasingly becoming a central focus of a number of economists. We seek to explore whether high order service activities are becoming spatially more concentrated or dispersed. On the basis of reviewing literatures about the location of high order services, particularly in the context of advances in face-to-face contact in high order services would appear to remain relatively important and continue to exert an important impact upon intrametropolitan location. Telecommunication technologies don't displace the face-to-face contact. The location patterns of high-order services are found to be complex, each sector behaving differently and each sector displaying combinations of concentration and dispersal.

Key words: High Order Services ;Location ;Agglomeration ;Dispersion